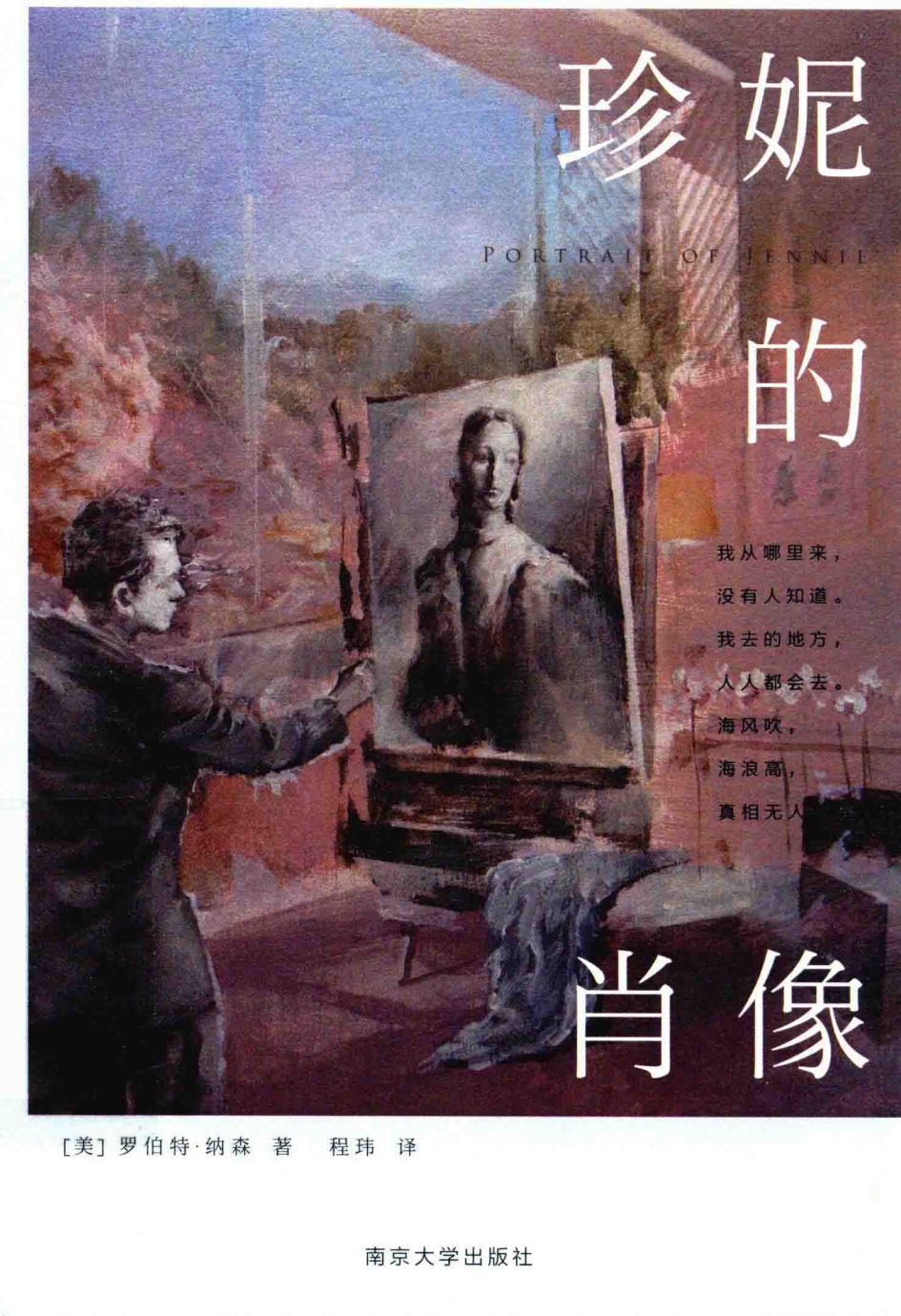




珍妮

PORTRAIT OF JENNIE

的

我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
我去的地方，
人人都会去。
海风吹，
海浪高，
真相无人

肖像

[美] 罗伯特·纳森 著 程玮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Portrait of Jennie

珍妮的肖像

[美] 罗伯特·纳森 著

程玮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妮的肖像 / (美) 罗伯特·纳森 (Robert Nathan)
著 ; 程玮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305-18365-2

I. ①珍… II. ①罗… ②程… III. ①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8884号

Portrait of Jennie

Copyright © 1940 by Robert Natha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rights © 2017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6-08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项 目 人 石 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书 名 珍妮的肖像
著 者 [美] 罗伯特·纳森
译 者 程 玮
封面绘图 傅斯特
责任编辑 黄 睿 宋冬昱
责任校对 关鹏飞
终审终校 罗 凡
装帧设计 谷久文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5.625 字数 78千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8365-2
定 价 28.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1
第六章	49
第七章	57
第八章	67
第九章	75
第十章	85
第十一章	95
第十二章	103
第十三章	113
第十四章	123
第十五章	129
第十六章	139
第十七章	147
第十八章	157
风中的吟唱（译后记）	169

第一章

有一种饥饿，甚至连食物都不能缓解。我现在感受的就是这样一种。我贫穷，我的画作默默无闻。我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那位于西城区的小画室在冬天很冷。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我的痛苦并不在于饥饿和寒冷。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忍受着另一种痛苦，它远远超过了贫寒。那是心灵中严酷的冬天。一个人的灵感，一个人的创作冲动，被冰雪严严实实地覆盖了。有谁能知道，春天还会不会到来，使冰雪融化，让它们重新复苏？

这不是因为我的画作卖不出去。这样的事情，很多优秀的画家，甚至大师都经历过。我的痛苦在于，我无

法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用画笔真实地表达出来。不管我画什么，人物、风景、静物，都表现不出深藏在我心中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是那么清楚明白，就像我知道我的名字叫艾本·亚当斯一样。我想通过我的画笔把它传递给这个世界。可是，它们没有能够做到。

我无法向你们描述那个时期的心情。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焦灼和恐惧。我相信大部分艺术家都有过这种经历。突然，他们觉得，仅仅是活着，画画，能吃饱，或者勉强吃饱，还远远不够。总有一天，上帝会这样拷问他：你到底相信我的存在，还是不相信我的存在？一个艺术家必须做出回答。或者，他的心灵受到如此的撞击，已经一地碎片，无话可说了。

193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穿过公园回家。那时我还很年轻。我腋下夹着一个画夹，里面装满了画稿。我很疲惫，慢慢地向前走着。冬日傍晚的雾湿润而寒冷，它在草地上弥漫地升腾起来，若有若无地缠绕着我，在已经空无一人的林荫路上飘浮。平时在这里玩耍的孩子们已经回家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和一排排长椅在迷

雾中若隐若现。我把画夹从左边换到右边。画夹很笨重，可我没有钱坐车回家。

我跑了整整一天想卖掉几张画。可我越来越感到绝望。我觉得这个世界冷漠得可怕。它对一个人的饥饿或者痛苦无动于衷，它甚至对一个人内心的感受也无动于衷。每天早上醒来，我就发现我的勇气在消失。现在，我的勇气已经像沙漏里的沙子，彻底流尽了。

在这个傍晚，我已经走投无路。没有钱，也没有朋友。我又冷，又饿，又累。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出路。我想，那时候的我，因为饿着肚子，已经有点恍恍惚惚了。我穿过公园的行车道，沿着那条空无一人的林荫路走着。在我的前面，规则而整齐的路灯长长地排列着，在黄昏里闪烁着浅黄色的光芒。我听见自己在人行道上一步步行走的声音。在我的身后，是下班的车流，低沉而混浊。城市的混响突然变得含糊而辽远，好像来自另一个时代。它好像来自一个古老的年代，就好像很久以前夏天的草地上，有蜜蜂在嗡嗡低鸣。我向前走去，无声无息地穿行在梦幻的隧道中。我的身子仿佛已经失去了重量，就

好像夜色里的空气。

那个在林荫路中间独自玩耍的小女孩同样也是无声无息的。她在玩跳房子。她张开腿轻盈地跳向空中，再轻盈地落下来，像一缕蒲公英花絮一样悄无声息。

我停下脚步，打量着她。我很惊奇。她竟然是一个人在这里，周围一个孩子也没有。只有绵延排列着的路灯，在冬日寒冷的迷雾中隐隐伸向远处的湖畔。我四处寻找她的保姆，所有的长椅都是空空荡荡的。“天黑了，”我说，“你不想回家吗？”我相信我的语气是很友好的。

小女孩把下一步要跳的地方做了个标记，然后停下来，偏过头看了我一眼。“晚了吗？”她问。“我对时间这东西不太了解。”她不在乎地说。

“是的。”我说，“晚了。”

“哦，”她说，“可我现在还不需要回家。”她接着又补充一句，“没有人在等我。”

我想，我真是多管闲事。我转身想走。

她站直了，把脸上凌乱的深棕色头发捋到一边，塞进帽子里面。她的胳膊细细的，像普通的小孩子一样，

有着小鸟一样敏捷轻快的举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跟着你走一段。”她说，“我一个人在这里有点孤单。”

我对她说我不介意。我们就一起沿着林荫路，在那一排排空荡荡的长椅中间走着。我一边走一边四下寻找着照看她的人。可是，周围真的空无一人。“你就一个人吗？”过了一会儿我问她，“没有人陪你？”

她看见别的孩子用粉笔画在地上的记号，就停下来，使劲跳过去。“没有。谁会跟我到这儿来？”

“不过，”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一句，“你跟我在一起呢。”

不知什么原因，她似乎看上去很满意。她想知道我的画夹里面是什么。当我告诉她以后，她满意地点点头。她说：“我就知道里面放的是画。”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我就是知道。”

湿润的雾气在我们周围飘浮着，带着冬天的气息，很冷。我想，也许是我一天没吃饭的缘故，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思议。我现在和一个还不到我胳膊肘高的小女孩走在林荫路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行为会不会被拘捕。

如果有人问起来，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呢。

她默默地走着，好像在数着路边的长椅。可是她一定知道我心里的念头，当我们走过第五条长椅的时候，她不等我问，就把她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叫珍妮。”她说，“就是想让你知道一下。”

“珍妮，”我重复了一遍，有点摸不着头脑地问，“珍妮什么？”

“珍妮·阿普顿。”她说。接着，她告诉我，她和她父母一起住在一家旅馆里。可是，她很少能跟他们见面。

“爸爸和妈妈是艺术家。”她解释说，“他们在汉马士坦游艺场演出，表演走钢丝。”

她向前跳跃一步，又回到我面前，用她的小手拉起我的手。“他们很少回家。”她说，“因为他们总是要演出。”

我开始感到疑惑。等一等，我对我自己说，这事儿有点不对头。等一等，我想……等一等……我想起来了。其实，是这么回事，汉马士坦游艺场很多年以前已经拆掉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

“是这样吗，”我说，“是这样吗……”

她的手正真实地握在我的手里，紧紧地，很温暖。她不是幽灵，我也不是在做梦。“我每天去上学。”她说，“不过，只是上午去。我还太小，不能上全天。”

我听到她发出一声叹息，孩子气的，充满了苦恼，像空气一样轻盈。“我上的课很没意思。”她说，“都是那种2加2等于4什么的题目。等我长大一点，我就可以读地理和历史，读关于威廉二世的故事，他是普鲁士国王。”

“他曾经是。”我认真地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觉得你搞错了。”珍妮说。她从我身边走开几步，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西茜莱·琼斯在我们班上。”她说，“我比她劲儿大，我不费事就打过她了。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

她跳跃一步，“有人跟着一起玩真有意思。”她说。

我低头打量这个小女孩：一个穿着老式衣服的孩子。外套，绑腿鞋，无檐帽。有谁画过这种打扮的女孩？是亨利？是布罗西？总之，某个古典画家……在博物馆里

好像还有这么一幅画，是什么人的女儿，就挂在上楼梯的地方。不过，孩子穿的衣服都差不多。我觉得她平时大概很少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玩。

“是的。”我说，“有人一起玩是很有意思的。”

“有人跟你一起玩吗？”她问。

“没有。”我说。

我觉得，她在为我难过的同时，又为她是我唯一的玩伴而高兴。这让我觉得好笑。我想，孩子们对游戏总是很认真。他们什么都相信。路面上出现一条有趣的裂纹，她用一只脚顺着裂纹跳过去，一直跳到裂纹消失的地方。

“我会唱一支歌儿。”她说，“你想听吗？”

不等我回答，她帽檐下的眼睛注视着我。她唱起来，她的声音清亮而不成调：

我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

我去的地方，

人人都会去。

海风吹，
海浪高，
真相无人知晓。

这支歌儿使我大吃一惊，它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准备听到什么样的歌儿。也许是儿歌，或者是当时流行的歌曲。那些父母是艺术家的小女孩，有时候会唱爱情歌曲。“这是谁教你的？”我惊奇地问。

可是，她只是摇摇头，站在那里注视着我。她说：“没人教我，这只是一支歌儿。”

我们已经走到林荫路尽头的广场。我得走左边那条路，再穿过行车道，从西边的大门出去。冬天的傍晚，用它那湿冷的雾气团团包围着我们，寂静而凄凉。湿漉漉的树木枝丫凌厉狰狞。远处的城市传来的低沉混响，渐渐被冬夜的沉静吞噬。“再见！”我说，“现在我得走了。”

我把手伸给她，她郑重地握着。“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她问我。

“不知道。”我说。

“是许愿的游戏。”

我问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你能等着我，等我长大。”她说，“可是，我担心你不会愿意这么做。”

说完，她转身朝着林荫路那边无声地走去。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不一会儿，她的背影就消失了。

回到家里，我在煤气炉上热了一盆汤，切了一片面包，还有几片奶酪。吃下去以后，胃里沉甸甸的，但我感觉好了很多。然后，我把画稿从画夹里拿出来，把它们放在地板上，倚墙竖着，我研究着它们。这些画都是新英格兰的风景：鳕鱼角¹、教堂、渔船、古老的房子……大多数是水彩，只有几张是素描。可是，没有一幅是都市风景。奇怪，我以前竟然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走到窗前望出去，外面夜色朦胧。一道道屋顶和烟囱的轮廓，阴沉而迷蒙。有一些窗户亮着灯火。北边

1 鳕鱼角：科德角（Cape Cod），美国马萨诸塞州南部巴恩斯特布尔县的钩状半岛。

有几座高楼耸立在天幕里。在这一切之上，飘浮着冬天湿冷的空气，那种海边沉重湿润的空气。港口有一条船在鸣笛，凄凉而神秘的声波掠过屋顶，掠过城市的噪音，就像海鸟掠过运河的水面。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要画一画这个城市。我想，我可以画几幅运河的水粉画，只要我能表现出天空那种寒冷的感觉。或者，公园南面那些房屋的线条，在傍晚柔和的光线里，如果我能够表现出它们那种遥远的、浅黛色远山的感觉。可是自始至终，我的脑海里总是飘浮着那个在林荫路上遇到的女孩的影子。“我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海风吹，真相没有人知道。”真是一支奇怪的歌儿。它的不成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那种不成调，几乎就成了那支歌儿的一部分。

我记起她最后转身离开前跟我说的那句话。可是，一个人不可能等着另一个人长大。人们都是共度岁月，同时长大，肩并着肩，一步一步往前走。他们做孩子的时候在一起，垂垂老去时也在一起。然后，他们同时远行，向着等待他们的地方走去……是长眠，还是天堂？我不

知道。

我打了个寒颤。窗前那积满灰尘的暖气片只有一点点微热。我想，我得跟杰克斯太太说一下。可是，我毫无来由地伤感起来，就好像刚刚听人叙述了一个古老而凄凉的故事一样。这个晚上再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保持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立刻上床睡觉了。

第二章

我又拖欠房租了。我想，杰克斯太太如果能找到房客的话，一定会把我扫地出门的。可是，没有人会愿意租这样一个画室。家具快散架了，天花板灰暗陈旧。尽管这样，她一听到我抱怨暖气立刻火冒三丈。她说：“这里不是旅馆。”她气冲冲地补充一句，“你付的房租，就只能是这样了。”

我真的害怕跟她见面。她站在我面前，总是紧闭着嘴巴，两只瘦骨伶仃的手交叉着搭在腹部。她眼睛里透出的那种洞察一切的目光，就好像把我的未来也已经看得明明白白。我的未来就像我的过去和现在一样，没有任何希望。也许人们会奇怪，为什么我不离开这里，搬